

不長不

道 公

(藝 文)

第一
一
號



版出會進促育教民平華中

夢 官

我們時常聽到老人們說一段夢官的故事——這實在是
一樁很好笑的事情。

王三兒是個鄉下人，他家裏的人口很簡單，除去他的
妻子和他的小女兒妞子外，再也沒有別的人了。可是我
們提起他這位妻子來，真要把人笑死——她的惟一的毛
病就是個『饞』字；每逢她的丈夫到地裏去做活的時候，
她必定在背地裏偷着做一點好的東西來吃：包餃子啦，

煮饅頭啦，烙餅啦……因爲這些東西在鄉下是不常吃的，所以她就格外的要吃呢。她既然常常這樣儉着做好東西來吃，當然哪，她吃飯時的食量，必定要減少了；因此，便引起了王三兒的猜疑。

一天的上午，王三兒一個人在地裏一面做着活，一面這樣的想道：

『怪啦！她的食量恁地這般小？偌大一個人，連一個窩窩頭都吃不了？……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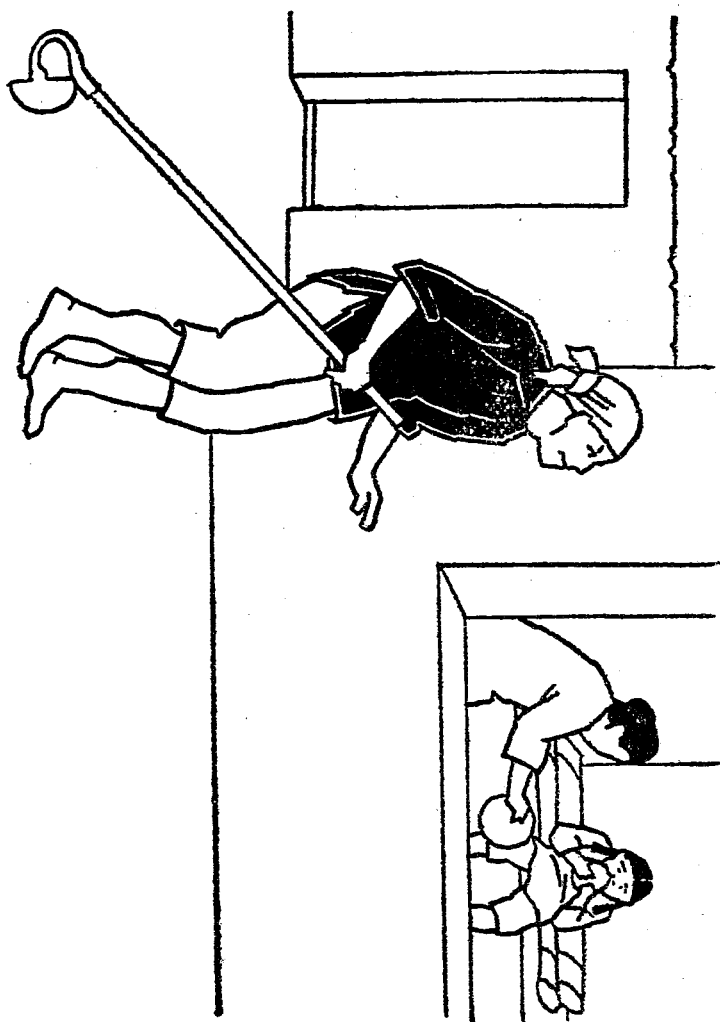
『就拿妞子來說吧，也是五六歲的大丫頭了，整天的

東奔西跑，難道她不會餓嗎？何況又是不花零錢！可是她到吃飯的時候，也是一點兒東西都不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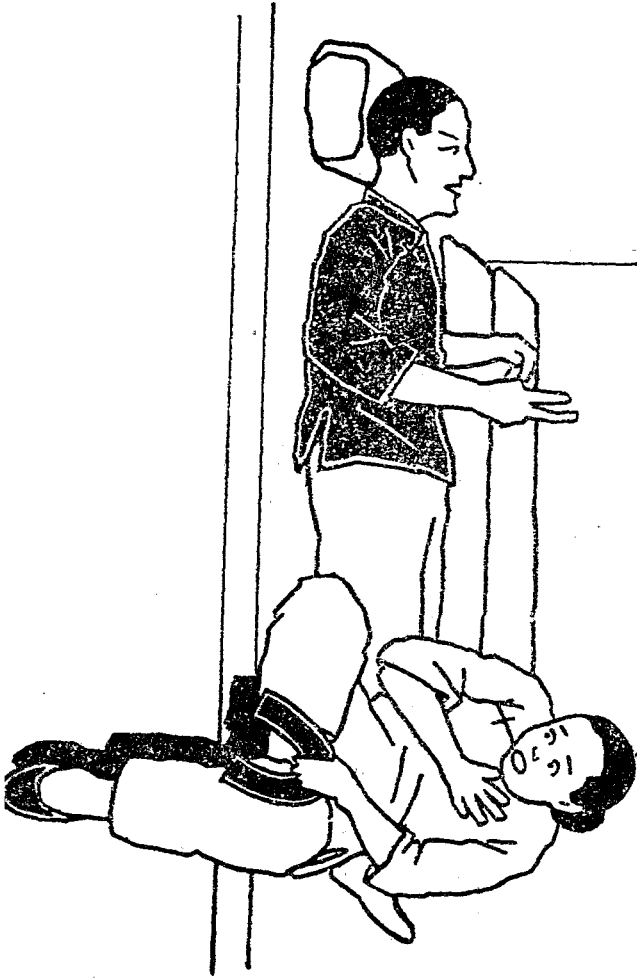
『這事真是有些蹊蹺，叫人莫名其妙。』

『呵！呵！對啦！她一定是背着我暗地裏弄得好的東西吃了！不錯，一定是這樣了！……』

他一個人越想越有氣，越有氣越想，想來想去，倒被他想出一個計較來；因此他不等工做完畢，就背着鋤頭急急的奔回家去。他到了家門口，便悄悄地挨進門去，捏手捏腳地走到窗前，順着窗孔一看：好！妮子正坐在



炕沿上吃烙餅啦，他的那位妻子便站在爐傍把餅一張一張的在烙着。他不看還不要緊，一看幾乎把他氣個半死。但是他還能把氣忍住，却仍舊不動聲色的看下去——直等到她們吃完了，他一面看准了誰吃幾張，臚下幾張，攔在什麼地方，這才悄悄地退出門外，又特意咳嗽了兩聲而後走進院去。按例，應該到家就吃飯，吃完歇一會兒就走；今天却違反了老規矩，一進屋，就嚷着困倦得很，一邊說着一邊就倒在炕上睡了。她問了句『你今天怎回得這般早？』他倒沒有聽見——在呼呼的鼾聲中，他



已經走入夢鄉了！

『哼！哼！今天她們是吃烙餅，不錯，她們是吃烙餅……哼！哼！吃四張，妞子吃兩張半……』

『哼！哼！還剩下五張半……擱在櫥中的綠盆裏了……』
他這樣說着囁語——鼾聲又大作了一陣，便翻身而起，揉了揉兩隻惺忪的睡眼，定了神，向着他那位妻子道：

『你吃烙餅嗎？』

『沒有……有……呵！我……我沒……我沒吃……』

吃……吃……烙……烙餅……餅呵！』她很驚惶的回答

說。

『沒有？我方才夢見啦——你吃了四張，妞子吃了兩張半，還有五張沒吃完，你擱在櫃中的綠盆裏了……對不對？』他說着，瞪着兩隻大眼，惡很很地望着她。

『唉！你的夢真靈，我是吃過烙餅了！』她紅漲了臉說。

——從此以後，她再也不敢偷着弄好的東西吃了。

這樣的過了兩三個月，倒也相安無事。忽然有一天，隔壁王大娘的母豬走失了，還帶着八個小豬崽子。王大

娘西找也找不着，東找也找不着，只急得她村前叫叫，村後喊喊，遇着人就打聽，見着人便問訊——但是，那裏有點兒影子呢？正在這個時候，王三兒的那位妻子知道了這事，便急忙的跑到王大娘跟前道：『大娘，您不要着急啦！你的侄子會夢，一夢就能知道，何不叫他替你夢一夢呢？』王大娘又着急又懷疑的說道：『你別瞎說啦，我幾時聽說過他會做甚麼夢呵？』

『真的呢！你不信！他的夢倒也靈驗得很。唉！提起來真真羞死人！就是前兩個月吧，有一天我害了肚子

疼，想着吃張烙餅，不過你侄子的皮氣，你是知道的，一個銅錢都想攢出汗來，那能夠捨得給我吃烙餅的？所以我便趁着他沒在家的工夫，偷着烙了幾張，和我們姪子一塊兒吃了，誰想到倒被他在夢中知道了，就彷彿他是親眼看見一樣——我吃幾張，我們姪子吃幾張，剩下幾張，擱在什麼地方……簡直是一點兒不差，你說多麼靈驗哪！大娘，依我說還是叫你的侄子替你夢一夢吧！』
王三兒的那位妻子說。

『真的嗎？唉！阿彌陀佛，我的豬可就丟不了啦！』

他在家嗎？你快請他替我夢一夢吧！要是找得着的話，我情願把那八隻小豬崽子送給你們。好侄媳婦，你快點請他給夢一夢吧！」王大娘說。

『他沒在家，他在地裏做活兒呢——我給你叫他去！』
『勞駕！侄媳婦，你快着點兒呵！』王大娘說。

王三兒的妻子不用提多麼喜歡啦！她兩步併一步的向她丈夫那裏去了——因為她的眼睛裏，好像就看見那八隻小豬崽子在她的前邊跑着似的；同時，她的耳朵裏，也似乎是聽到了那『喝兒！喝兒！』的豬的嘶叫聲呵！

沒有多大工夫，她已經走到了王三兒的面前。她笑嘻嘻地和他說道：『噯，你先不要忙着幹這個了——咱們隔壁的王大娘家中的老母猪在早晨丟了，還帶着八隻小豬崽子，直到現在還沒有找着。你不是會夢嗎？走吧！你快去給夢夢去吧——王大娘說啦，你要是能給夢着，就把那八隻小豬崽子送給咱們。走吧！多便宜呵！……』

『不，我不……』王三兒說。

『走吧！還給咱們八隻小豬崽子呢！』

『不，我不……』王三兒說。

『唉！你別慳撙（ㄉㄣˊㄣˊ）啦！該多便宜呀？又費不着咱們甚麼！』

她這樣的歪纏，王三兒再也不能忍耐了，便扔下鋤頭，氣昂昂地走了……毫無目的的走了。

『唉！怎樣的皮氣……』她說着拾起了鋤頭，垂頭喪氣地走回家去。

這真是王三兒的好運氣——當他氣昂昂不管東西南北只顧向前胡撞的時候，忽然一陣『哼哼·喝兒，喝兒』的豬鬮聲，送入他的耳朵。他便四下裏一望，原來在張

伯伯家的墳地裏，臥着一隻老母猪，還有八隻小豬崽子在牠的跟前互相追逐着。

『呵！這不是王大娘的猪嗎？這是活該，我再回去夢一夢吧！』他心裏說。他喜歡極了，飛也似的跑回家去——因為他要走到他的妻子的頭裏。

他到了家便一頭躺在炕上去裝睡，一直睡到他的妻子進屋好大工夫纔醒。

『你夢着了嗎？』她——王三兒的妻子說。

『夢着了！』王三兒說。

『在張伯伯家墳地裏！』他說。

『真的嗎？』她猶疑着說。

『誰來誑你！你快去告訴王大娘罷，找着了好把那八隻小豬崽子要來！』他說。

她喜洋洋地跑到王大娘那裏，把這話對她說了一——真的，他們就得到了八隻小豬崽子。

——因此，誰也都知道王三兒會作夢，所以大家都叫他王三兒，只叫他王先生了；好吧，從此我們就叫他王先生吧。

什麼也沒有比光陰走的快，一天一天的過着，轉眼間又是半年了。一天，『縣官兒』丟了一匹馬——據說這馬是：白額，青鬃，蹄圓，腿直，全身及尾巴都好像火炭兒一般紅，並且走起來又穩又快——真是一匹好馬。所以『縣官兒』格外的痛惜，因此便到處貼佈告，大意是說：『……誰要給我找着這匹馬，不論他是知道在那兒，來送個信兒，或者是親自給我找了來——我都給他二百兩銀子，做個酬勞費……』

這話忽然傳到了我們這位夢先生的妻子夢太太的耳朵

裏，她就非常的喜歡，便又走到地裏，去和夢先生說知這事！無奈我們這位夢先生本來是個掛名的差事，你要死其譬咧（勉强的意思），去的實事求是，那當然是辦不到的：所以他聽她那樣說，當然也是個『不，我不……』了——幸虧這是古代的故事，不然，他真要通電下野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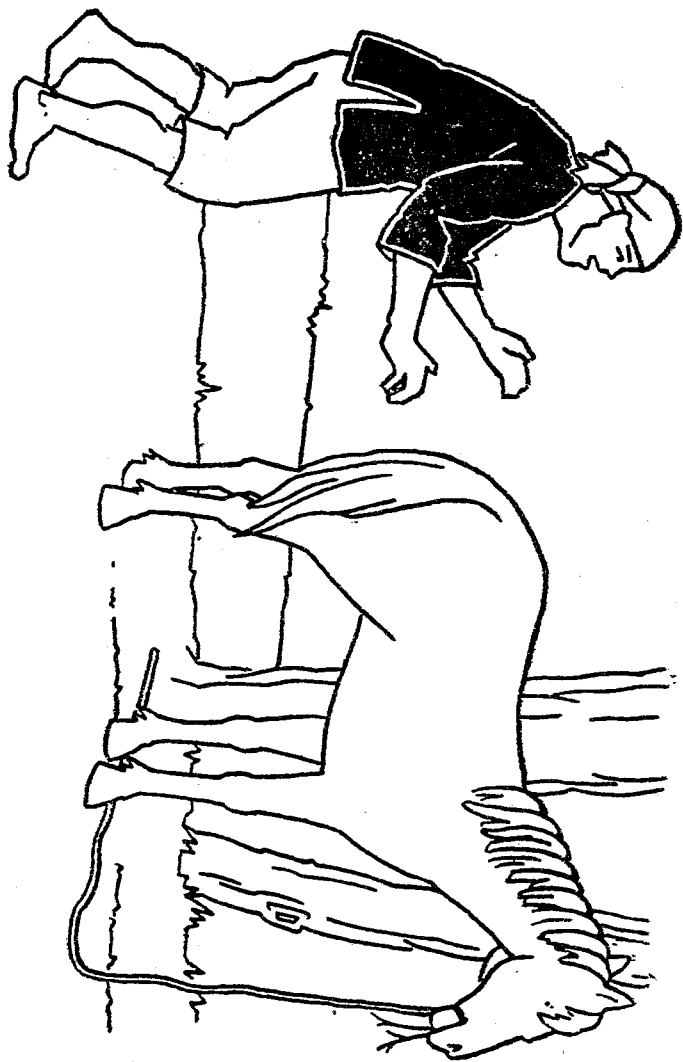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她却十分的信任他，你想她吃烙餅，王大娘丟豬，還不都是他夢着的嗎？——這樣一個能幹的人誰可不信任呵？何況還有二百銀子在眼前來回閃電般的兜圈子

呢？因此，一死的必要他去——結果，他還是像上次那樣的氣昂昂地扔下鋤頭走了。

不知道，他的幸運怎地這般好！當他撞入李四哥的樹林中的時候，就有一匹很雄壯的紅馬，正在那裏吃草。

『喝！好一匹紅馬呀！白額，青鬃，蹄圓，腿直……』

哈！哈！她說的縣官丟的那馬，不就是這樣嗎？好啦！這回再讓我夢一次吧！哈！哈！』他很喜歡的自言自語的這樣說着——他那種高興的樣子，實在是說不出，寫不盡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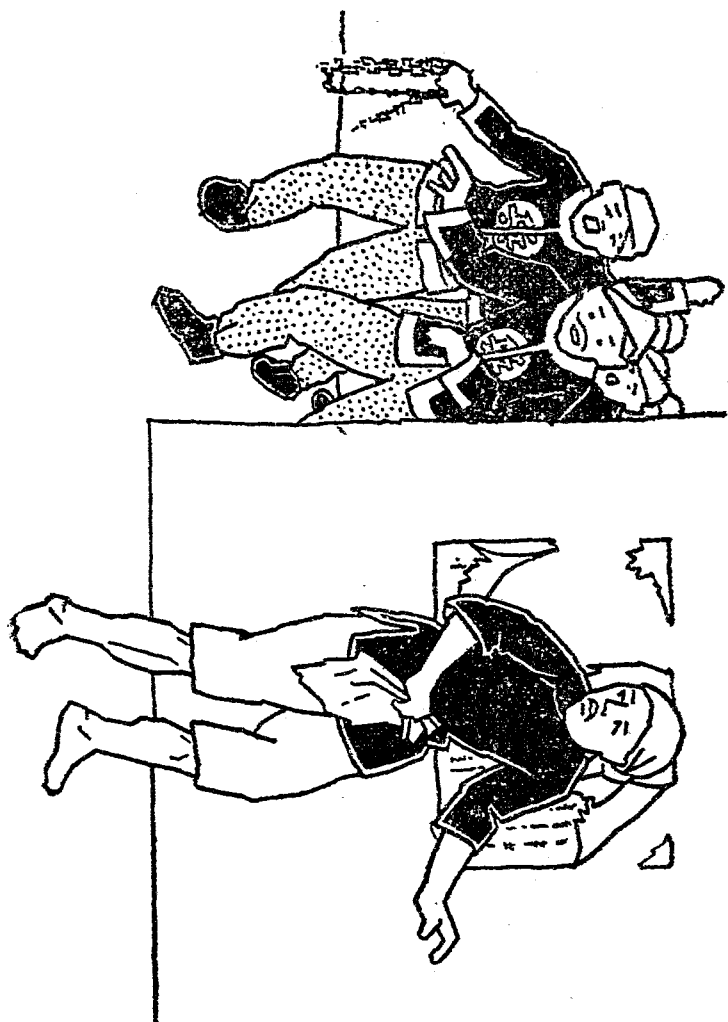


他慢慢的湊在馬的身邊，牽着繮繩，把牠拴在樹林深處的僻靜地方；然後，撒開腿，一口氣兒跑到家裏……這回和上回夢王大娘的豬是一樣的，並且還得到更多的酬金——二百兩銀子。

從此，他再也不做那農夫的苦生活了，整天裏遊遊蕩蕩，有時還喝醉了酒，躺在街上耍酒瘋——因此，又惹出一件滔天的大禍，幾乎要把他嚇死；雖然僥倖了，還得到很優厚的賞賜，却也是險裏逃生，萬幸的很呵！

就是這一天吧，夢先生歪歪咧咧的由一家酒舖裏走出

來·酒氣薰薰·真够上『香聞十里』啦。嘴裏『烏拉！烏拉！』的連話都說不出來了——不用說，這一定是喝酒喝醉了。他一面前仰後合的走着，一面『烏拉！烏拉！』的說着，忽見有一張黃紙貼在對面的牆上，奇怪的很，不知道這張黃紙具有甚麼魔力，便引起了他的怒氣，他趕緊走上兩步，一舉手，刷地一聲給撕了。這當兒，忽聽得一聲嚷道：『撕了皇榜啦！……』便走出五六个衙役來，把他圍上，擁着他向前走去。他此時的酒氣已經嚇醒了一半，才認得是到了縣衙門了。他萬分無法，只



得硬着頭皮，隨着他們往裏走，走到了二道門，先走進一個人去回稟一聲，不大工夫，只聽得一聲『請』，便把他引到一所很整齊而寬大的客廳裏。他心中暗想道：『這所廟到底比我們村裏的廟乾淨得多……』他還沒有坐下，縣官已經出來，很客氣地和他說道：『王先生你的夢，實在是靈驗得很，上次我兄弟丟的那匹馬還不是你老哥給夢着的嗎？……這次，皇上丟了三顆「夜明珠」，怎麼找也都沒找着，你想皇上的東西能夠丟了就算了嗎？何況又是那樣值錢的寶貝呢？所以各府州縣都貼出黃

榜，有人能給找得着，就賞他一萬兩金子，還封他一個官職……據我兄弟想，你老哥既能揭皇榜，這事當然辦得到。不是咱哥兒們吹的話，這滿不算回事……恭喜你老哥，發財陞官，都在眼前了；如果你老哥前途得意的時候，只要在皇上面前給我兄弟說句好話，那我兄弟就沾光不淺了……」縣官足恭足敬的說了這麼一大篇的客氣話，你猜這位夢先生怎樣？哈！哈！他以前還聽到了幾句，以後簡直是一句也沒有聽見，只有啫啫……地糊里糊塗底答應着——因為這時他正在想着他的心事呢。

『這怎麼辦哪？叫我那裏去找那三顆「夜明珠」呢？
唉！千不該萬不該，不該喝醉酒去揭皇榜，到這刀擱在
脖子上的時候，我該怎樣的救我自己呢？唉！恐怕這條
性命要就此交了吧？！……聽說皇帝跟前不許說謊話，
說謊話就要割頭的……唉！完啦！我這回算沒活路啦！
……』——他這時的一顆心，好似吊桶一般的一上一下
的跳着，那裏還顧得去聽縣官那些話。

縣官見他啫啫……的答應着，並沒有得到他一句滿意
的答覆，同時，又見他的臉上還現着很不舒服的樣子，

還以為這位大名鼎鼎的夢先生是擺架子呢，所以又陪了些個小心，說了些個客氣話。但始於說是說，聽是聽，而夢先生的架子還是擺得很足！

事情是這樣作下去的：

縣官就在那天留我們這位夢先生用過了晚飯——其實，他何嘗知道是吃飯，只糊裏糊塗的坐在那裏呷了幾口而已。他越是這樣，縣官越是以為他是擺架子，所以他越要必恭必敬的招待他。

用過了晚飯以後，縣官又打發人用轎子把他送回家去。

然後縣官才坐在書房裏，把書辦——不是秘書長——叫來，商議怎麼樣寫奏章給皇上，直到半夜裏才商量妥當，也無非是說他這縣裏有個奇人，叫王三兒，怎樣的會夢，並且夢的怎樣靈……總而言之吧，無非是有意無意的把他怎樣的能幹，怎樣的精明，淺描淡寫的都說在裏邊——那就是官僚們的一種巴結差事的滑頭手段，我們且不耍理他，還是講我們的故事吧。

且說這封奏章呈上去，不到兩天，就由皇上那裏派來兩個太監，來接我們這位夢先生——這事先且擱下，再

說一說我們這位夢先生吧：他自從揭了黃榜之後，已經嚇了個半死，縣官把他用轎子送回家去的時候，他還是迷迷糊糊，一直等到他那位夢太太叫了他半天，才聽他長嘆了一聲道：『唉！』接着又低下頭去，閉目無言——這一來可把我們那位夢太太給急壞啦！

『嘿！你怎麼啦，你叫人家打壞啦？……』她說：『你得說呀！……真急死人，你倒是痛痛快快的說呀！……』

『唉！』

『你』唉『甚麼呀？你倒說呀！什麼事呀？』她急得滿頭

是汗，一面用衣襟去拭，一面這樣的說：『說！快說！
唉！你怎這樣，你倒是說呀！……』

『唉！……』

『你呀！唉！有事不說，只管「唉」什麼呀？……說出
來我們好商量商量呀！』她說：『說！快說！……你倒
說呀！』

『唉！我說！我說什麼呀？說也是死，不說也是死！
唉！……』

『什麼事呀？就能死人！』她說：『你打死人啦？』

你……？你……？……？』

『唉！提起來這倒是我自己找的。今天我在東頭酒舖裏喝酒，偏赶上南村的李二哥來了；我們兩個人，你一杯我一杯的就喝起來啦。他先喝醉，躺在酒舖的橙子上罵人，後來我覺得有些頭暈眼花，也來不及照顧他，便一個人跟踉蹌蹌的走了出來；以後的事，我就記不清了——彷彿是在一家牆上扯了一張什麼黃紙，便有五六個衙役上來把我圍住，說是我扯了皇榜啦。這時，我的酒才嚇醒了一半，知道是惹了禍事了。到了縣衙門裏，縣

官又和我說皇上丟了三顆「夜明珠」，怎樣找也沒找着……你想，叫我上那裏去找？要是找不着的話，豈不是要割頭嗎？……唉！這回，哼！我的性命快要交代了！眼看就要和你生離死別了！」他說到此處，那副急淚兒，早已一顆一顆的脫眶而出，站在臉上跳舞；同時，他的聲音由嗚嗚咽咽而至於低微了。

『你真是醉了吧？！你呀，瞧你這樣兒，也發不了財！這不是咱們的好日子到了嗎？陞官發財，就在此時，你還怕什麼死？……』她由急而變成怒說：『哼！我當什

麼大不了的事情呢，原來是這麼一點子事呵！得啦！不要怕啦！……』

『你才糊塗呢！好日子打那到？！眼看死期已近，還想陞官發財呢！虧你有閒心，還說這風涼話哪！……』

『對！我糊塗，你明白——你多明白呀！你空明白啦！你不是瞧我糊塗嗎？我可沒明白到你那個分兒上，連東西南北都不知道了！你想，你不是會做夢嗎？我偷吃東西，王大娘丟豬，縣太爺丟馬，你怎麼都能夠夢得着呢？難道這三顆「夜明珠」就不會夢嗎？要知道夢着了，

不但賞咱們二萬金子，還封你一個官兒來坐——這一來，不是好日子一說話就到了嗎？陞官發財，還用怕嗎？」她說，「你呀！你才是個大廢物呢！……」

「唉！快別提那做夢的事吧！我那裏會夢呵！你聽我說吧：你偷着吃烙餅是我看見的，王大娘丟的豬也是我看見的，縣太爺丟的馬也是我看見的。我做夢，都是瞎話，那裏有這麼回事！……這三顆「夜明珠」我不知道在那裏，讓我怎樣去夢呢？得啦！不必往下說啦！我就等着死吧！」他繃着眉，噤聲歎氣地說。

『唉！誰知道你這些鬼吹燈的事呢？……唉！說起來真也把人愁死……這可怎麼辦呢？那麼辦吧，你今夜打上一個小包兒，帶着幾個盤川錢，給他一個逃之夭夭，好不好？過個三年兩載，你在外邊混好了的時候，再來接我——到那時，我們不還是一家團圓了嗎？』她說。

『得了吧?!哼！好容易！跑到那裏不會把你抓回來？到那時，就該不割了，恐怕還要大割八塊呢！得啦！人活百歲終是死，早死晚死是一樣，我也不想那個花招兒啦！挨一下疼就夠了，別再多饒上幾下吧，到弄得黃鼠

狼子沒打住，還沾了兩手騷氣，那就太不值得了。」他很乾脆的說着。

這時，已經是夜裏一兩點鐘了，一盞半明半暗的油燈，站在他們屋中的櫃蓋上，向着他們微笑——在他們談話停止中，萬籟無聲，惟有那炕上的妞子的鼾睡聲，和燈心燃燒的霹拍聲，還在斷斷續續地互相響應着。因閃爍的燈光中，就可以照出他們公母兩個那副悲痛與愁惱的尊容。

報曉的鷄聲，喔喔地已叫了三次，在這充滿了恐怖和

寂寞的小屋中，他們談話的聲音，又起來了。

『唉！真也是沒有法想……我倒有個主意，雖然不能救了你的性命，却也能夠延長你的生活的時間。』她說。

『什麼主意？你說給我聽了……』他說。

『我想，天兒一亮，縣裏必有人來；一來人，必是把你帶到皇上那裏去；既然帶你去，當然是再回不來啦！我的主意就在這時使——我們先約定：你約摸着走個十里八里，就裝睡；睡着了一口煙那麼大的工夫，你就醒了；你就裝出很驚惶的樣子向他們說：「不好啦！我們

家裏的柴伙垛着火啦！……？」你就催他們回來。在這當兒，我就把後院的柴伙垛點着——這時，你又不多耽誤一會兒嗎？並且我們又見了一面。第二回，你再約摸着走十里八里的再裝睡着，這回就說姪子掉在水缸裏了——這時你不又多耽誤一會兒嗎？我們不又多見一面嗎？……』她說。

他還有什麼話說呢？除了佩服我們這位夢太太高見之外，恐怕再也沒有別的道兒可走了吧！真的，誰到這個時候也只好就這樣呵！

第一天，算是沒事，可是我們這位夢先生已經是心驚肉顫的鬧了一天。簡直說吧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偌大的一個屋子，好像沒有他的置足之地似的——不用說這天的夜裏也是這樣過的了。

第二天，上午還是沒事，到下午，縣官陪着皇上派來的兩個太監一同來到我們這個夢先生的府上。喝！他們那份兒的恭維他，就是孝子孝敬父母那樣的溫柔和氣樣子，也夠不上萬分之一呵！雖然他們那樣的恭敬，而我們這位夢先生早已魂不在體了。

他們閒談了幾句，便上車登程。自然呵，兩個太監伴
着我們那位夢先生向着皇上那裏去，縣官自己回他的衙
門。

轟轟的車輪聲，不住的響着，碾碎了充滿了憂愁的人
們的一顆心，使一片一片的飛到半空。一里，二里，
三里……我們這位夢先生的嘴裏和心裏，不住的這樣打
算。

『王先生，聽說你老哥的夢做得很靈驗，久仰得很！』

甲太監說。

「你沒聽見馮官兒（縣官）說嗎？他的馬有一次走丟了。求神問卜，還派出許多衙役去四下裏尋覓，都沒有找着——後來還是王先生給他夢着的呢！」乙太監說。

「王先生，王先生，……」甲太監。

「王先生，王先生，……」乙太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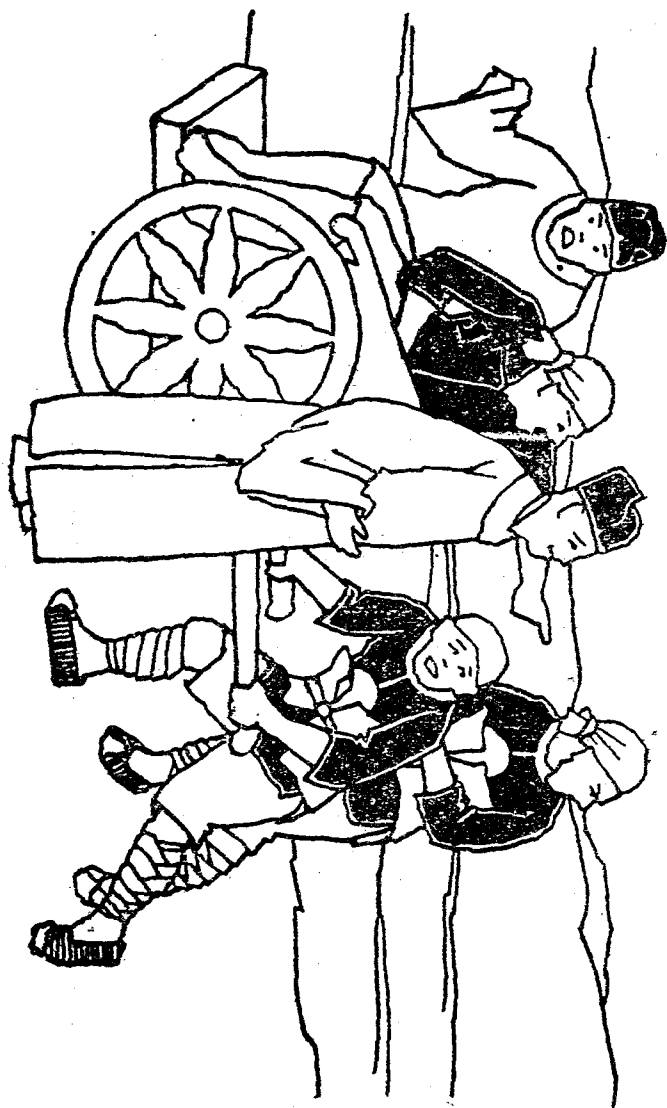
「哈！哈！真是夢先生呵！正在說着話的時候，他老哥還睡着了，……」甲太監。

「呵呀！不是夢那……」乙太監帶着驚慌的神氣說，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却被甲太監惡狠狠的瞪了一眼，所

以只說了半句。

『壞啦！不好啦！我家裏的柴伙垛着火啦！快回去！快回去！』我們這位夢先生從夢中驚起，神色倉惶的說。

他們真個的回去了。比及走到家門，可不是嗎？許多人正在救火呢，原來真是他家裏的柴伙垛着了火啦——這是我們我位夢太太第一步的計畫。至於第二步呢？當然也是『依樣畫葫蘆』，照方抓藥嘍！這雖然是他延長生活的時間的一條妙計，可把那二位太監真給嚇壞了——



原來他們也有他們的心病，這裏暫且不說：不過在最近的將來，還得要說。

第二步的計畫也實行了之後，再也沒有別的法子可想了。我們這位夢先生也知道是毫無希望了，只有閉目等死啦！但是，想起我們那位夢太太和夢小姐來，心中却是十分之十的難過。您想，那樣好的妻子和女兒，從此永訣，再也沒有見面的日子，誰不傷心呢？況且『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』，乃是人們的常情。項羽那樣的英勇，到了別姬的時候，還免不了掉下幾點熱淚呢！所以

我說：你不要笑我們這位夢先生吧！

『王先生，你老哥又作夢哪？』甲太監說。

『哼！王先生的第一個夢，就是家中着火；第二夢就是他的「令愛」掉在水缸裏，這一夢不知是什麼？……』

乙太監說。

『喂！真的，王先生，你老哥不要夢府上的事了，有工夫，你老哥何不夢一夢那三顆「夜明珠」在那裏？被什麼人偷了去啦？……』甲太監說。

『對啦！王先生，你老哥左右也是閒着，何不就夢一

夢呢？……』乙太監說。

『你老哥夢一夢，是給誰偷去啦？……』甲太監說。

『是誰？你老哥一定夢得着，是誰？』乙太監說。

『是誰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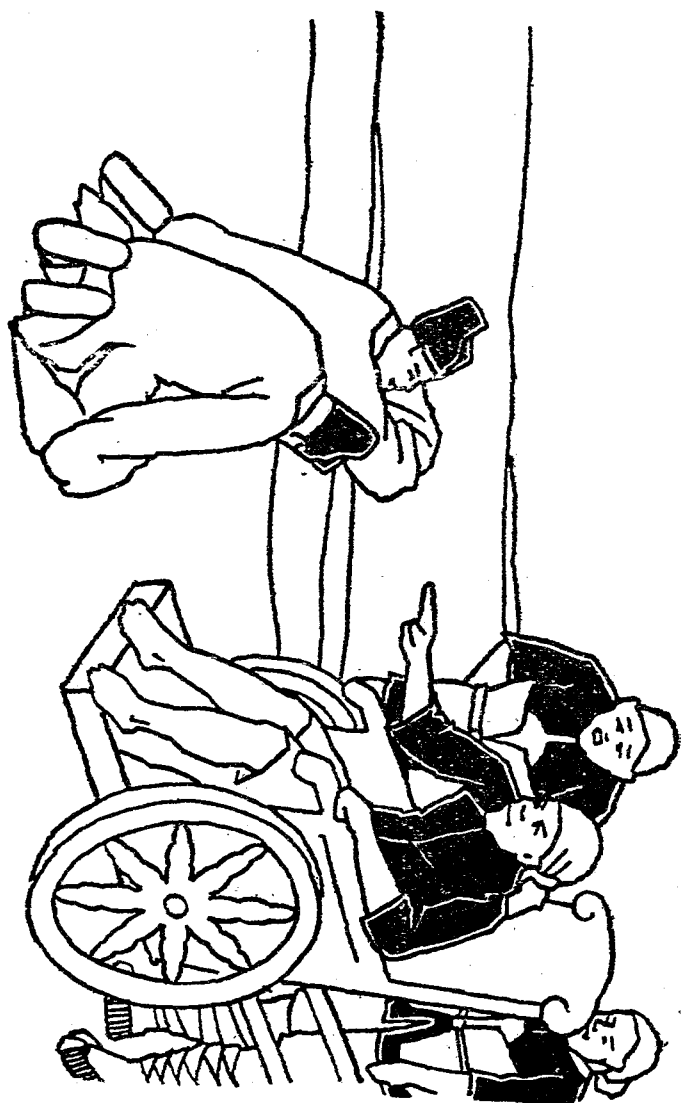
『是誰？』

他們太聒噪人了，我們這位夢先生的心緒，正在煩悶，苦惱到了焦點的時候，那全身的血液，好似開鍋的熱水，已經開到十一分了；他們不知體貼，偏這樣的騷

擾，這不是取鬧嗎？焉能有好氣來答覆他們呢？因此，他便惡聲說道：『不是張三，就是李四！』哈！哈！你瞧，不是我們這位夢先生誰會說這話呢？

好了！我們這位夢先生不死了；因為這話說的救了他自己。

『王……王老……爺爺……你……開恩吧！……這實在……在……是……是我們……倆個……個人……人的錯……錯了……下次……下次……再……再也……不敢……不敢了！……王……王老……老



爺……你……你開恩……恩吧！……」甲乙兩個太監跨下車來，跪在地下，搗蒜般的磕頭，並且嘴裏還結結巴巴的這樣央求着。

說起來，我們這位夢先生真是精明能幹，你瞧他一看他倆這個樣子，心中早就明白了——這樣聰明的人，世界那裏還有？

『哼！我早就知道了，要不然，還不敢揭黃榜呢！我倒能饒恕你們，但是你們必須說出把那東西擱在那裏，省得我再夢啦……』是我們這位夢先生厲聲地嚇道。

『擱在皇城的東南牆角上的由南往北數底第三塊磚下面。王老爺，請你抬一抬手兒，饒了我們兩個人的狗命吧！……』兩個說着又磕下頭去。

『是了！我早知道啦！不過試試你們罷了。這次饒過你們，你們一路上要好好兒的服侍我……』這當然是我們那位夢先生說的話了。

到後來他把皇上的三顆『夜明珠』給找着了，皇上真的就賞給他二萬兩金子，還封他一個『夢官』，以為他真個會做夢呢，其實那個『做夢』的話，完全是騙人的

技倆呵！——這事就這樣結束了。

原來那兩個太監，一個叫張三，一個叫李四，真是湊巧得很！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
中華民國廿一年七月

夢官一冊

初版

再版
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實用本
翻印必究

著者

邵

霆

源

校訂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部

陳筑山

瞿菊農

熊佛西

熊子滌

趙水澄

謝剛主

出版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印刷者

擲華印書局

發行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石馬大街二十一號

